

歷代 日記叢鈔

學苑出版社

歷代日記叢鈔

第一四七冊

日記

高給諫日記卷二 庚子

瀘州高枏澂蘭

八月初一日七十五度清早黃石孫以所酌三條至上房呼我見示七兄爲膳好石同晦若李亦元急急往李丁二處 奐如茂萱來祝芝蘭來言神機營教習黃曾北出至居庸關皆未聞上同行其翼長祥麟則云瀾公同出城本日又返以護米倉爲言在宮一日二十三又出然二十日已有洋兵在宮門豈易出入者惟自來無人云上同行則榮同出平則門之說其有萬分之一乎 德兵憤頗騷擾 孟甫家人文在

城外洋兵挽之創紅莖三日手指盡腫 又親見洋兵數人爲羣零星城外邀截婦女無禮已極天平天乎徐崇之罪擢髮難數 十一下响地雷一個後知爲燒火藥局 十二下石孫回三條已交丁韞良言合肥全權外國不認不能來今有此條說明中外辦理不同之故渠飯後卽持見美使 午刻崑師敬信貴午橋溥良滿大臣十人漢則曾襲候惲薇孫二人共十二人同見俄使初言今日與赫德信訂期再見公使今俄反催之或見京師臣工毫無頭緒故囑赫德促其一見商量大概也五鐘未聞信疑十餘國之

事非一國所能了卽約而言之亦六大國似亦非日
俄所能幹旋況此次造端過大出手太辣層次太亂
能以一二國言爲憑二三十日能結乎恐丁韞良告
姚勵環一半歸去一半餓死之言或將辦到也 中
東之事曾追究主戰之非今乃於無兵無餉之時靠
拳匪而攻使館將以使館攻下外兵不來乎抑外兵
來而拳團尙可抵禦乎歷事已多者不應不知強弱
至此蓋亦先有隙斯覬覦者得而乘之也 騾馬街
南北皆屬美界昨日忽從前門起彰儀門止以北屬
德以南屬美美兵於二十七八搜查至南半截一帶

德則昨今兩日始搜括北界奠如宅二十九日有三
十餘德人入而搜之壞物甚多昨晨移至孟甫宅我
宅二十七八兩日有來者今無足音矣 在繩匠胡
同搜一宅宅主控之於兵官兵官來查罵之而去
茂萱來談與作歸計倘不派留守事到九月無緒不
能不言歸矣茂未晚去 滿大臣只敬止齋一人同
惲薇孫往晤俄倭二使二使曰依軍律是未停戰然
既各位有此番好心卽代發滬電 崑貴溥那等均
不敢出頭以端刀不測也 美提督請曾襲侯去以
華洋人同刦當舖美提督錦斃一人更問華律辦華

人曾侯斷以罪做苦工三月 洋兵到法源寺囑做饅頭與僧不通言語而手比其燒火之形僧誤爲將燒房曾侯去乃知誤會 又聞慶邸在西山

初二日七十二度午八十三度六下起 子眞來字慶邸在跼溝去京百餘里有教讀先生同往此從教讀處探得者言三十日回京否則第二日必到第二日卽初一日也昨日未聞慶邸到 回民劫果子巷對口當舖屬德界查街洋兵擺手示以不可不能止洋兵三百名到遇於虎坊橋見手中有物者卽綑之無則否到當舖門鎗擬於外出者上綁婦孺全釋不似

拳匪拿白蓮教者概以就戮所綁之人五人爲一束以一兵拉之至增壽寺以洋法死罪死之 馬玉崑在居庸斷後 初聞宋將以三十日復往戒壇寺尋所聞太監而根究上之所在今聞未去薰穴求君又成虛願慶邸去京不遠不出豈以一出言和將與袁許同罪歟 五下九愚來言王保之由清河回已得真而又真之信上實在懷來太后阿哥亦在慶王在十三陵去跼溝十里與上午所聞玉崑居庸斷後之信合將晚于晦若鄭叔晉來告之二公急往湖南館須臾石孫回言陳玉蒼已打聽保之去矣萍三廚夫

來言昌平團保每家出一人每人卽日出錢五十文
每夜聽鎗聲三响齊集專擊土匪之搶奪者而土匪
皆武衛軍沙河與昌平同辦團保道路清靜能買食
騾難顧 崑敬等電俄使已發 城內傳聞慈駕在
途欠安 昨夜濟甯宅失火巡街洋兵見四處嚷卽
救之 陳玉蒼探保之保之言未聞可怪

初三日七十四度剃頭有方恭釗跟丁怡由武清來言
六月十八拳匪因天津敗仗遂向裕祿立索銀二十
萬欲挾以逃也請緩不可裕哀告而跪拜之猶不聽
乃於晚間檄武衛軍截殺拳匪一千餘人該匪先搶

民間之十餘萬私藏炭灰內者不暇拏去 過曾君
和未起孟宅信亦言駕在懷來駐蹕清真寺與九愚
昨日所聞恰合昨夜聞乾清門內無一人有洋人穿
一孔入視謂太監宮女皆走完 宋芸子與王幼霞
等商具摺請安旣無留守又無明文指明行在摺從
何處遞去 德國告示昨日正法二十人 九愚晦
若來 一下茂萱來以行在確信告之茂寫以交薇
孫欲設健步通綸音達章奏此從前正辦今未派留
守慶邸不出是以居庸爲屏蔽之險以全權爲轉圜
之機特拉硬弓太過不便開言催全權者欲以居閒

望諸英美各使耳若必先發綸音轉慮羞怒者倒亂
牽制反覺有碍不如先俟滬上回電爲要假令不放
行更當再求英使此一定之層次也全權來慶王出
眉目先清再迎鑾駕 五下晦若叔晉來言俄員回
信云合肥無回電據本國領事回電云合肥已乘俄
艦北上三五日即可到津初疑俄使發電不來尙須
託英代催今俄電未去卽來合肥真大臣也今上午
尙語晦若曰合肥受恩寵久拳匪盛時當爲國家保
此身今則刻不容緩可不聞命卽行乎聞崑師約同
崇禮裕德那桐於二十七日晤赫德於高廟赫詈罵

裕德哭二十九日具摺恰遇太后派內奏事某來京
密探卽交之馳遞惟聞各國根究端濂瀾剛恐將來
難結案耳 上與慈聖同住 洋兵入春元當搜括
銀元土匪乘之刦物甚多七兄衣物皆在甚爲焦躁
德先物皆幼涪拮据而成不無可憫然已失奈何
郵政局暫設蘇州胡同高廟 熙元夫婦因洋兵入
其家蹂躪氣忿而殉 夜火燒正陽門樓

初四日七十五度陰三下雨 晨子眞信來言洋使旣
破例肯發電必有好音可謂認題有識諸公皆可欽
可敬視彼聞難遠逃而幾同丁魁楚者相去天壤

外人根究端濂瀾剛合肥亦只求情而已敢請罪之
乎不罪之未必能速了 十一下得昌平信又言廖
師同王中堂親見上同慈駕一路阿哥共一車出城
始分坐三大安車至貫市換三馱轎馬王崑頂馬端
莊剛趙隨行未言榮慶禮而京內有言崇亦去者亦
言有樸君者洋兵百人送至清河往尋慶邸回蓋卽
崑師所專之人也 德先亦來信老五服萃三方三
劑愈 合肥來時當先飭州縣剿捕拳匪土匪多用
湊趣以無現在拳匪漸已滅迹特以一紙文書伸州
大臣也縣之紀綱平外人之忿恨再議欵請上回鑾此爲三

大綱 爛麵胡同設糧米分司勞凱臣世兄爲之自
二十七八至今皆慮洋兵入宅翻檢 德提督住長

春寺出示召人送禮以便保護坊官糾合街民湊送

九愚來晦若叔進來石孫出同談廣東兵民土匪

互鬧 合肥保陶子方督粵不知准否人才甚難固

陋者雖清操不可用 晨有洋兵五百出彰儀門又

聞炮聲蕭龍友

在陳宅

言良鄉有義和廬集洋往屠之

又言洋已据保定 五下後茂萱來談聞洋兵在城

外買草料村民之習拳者以其人少而斃之洋兵乃

成隊往轟其一村 午後茂萱來冒雨去 晚宋芸

子前輩來宿於書房言其租屋羅睺嶺村內拳匪有
在山下刦財物者戒壇有一瘋僧人謂其能前知拳
匪將起僧著紅衣褲十八九日全身裸露問之則曰
一掃光又問以人落難否曰我還落難又問以上何
如曰八月上會芸前日下山時見其著青衣蹲於洞
口 村人有在東江米巷貿易者舖燬歸村言袁爽
秋曾與慶邸一書歷敘拳匪兇謬南城惡之且曰許
竹簣在城外亦遭其凌辱如不信可問許慶規端端
不信慶取書示之以此結怨大師兄致媒蘖遘禍
南城外聯銜請安余亦列名焉 洋官清宮云只有

太監並無他人有三太監自縊 東南各督撫電訊
俄使以鑾輿何在俄使曰爾中國皇帝自走豈我逼
之乎

初五日八十二度夜雨未止午乃晴 讀黃石孫戊戌
兩摺稿事理明透簡潔清剛佩服 合肥到後起手
尙易愈後愈難中國辦事任舉一令皆有蛙聲蟲響
附闢其間說得多做得少其煩雜至於不可遏專望
合肥於平難後薦賢輔弼則次第更張或能補救
芸翁多殷憂以其患疊見於古史也今年之事每次
變幻皆出意想之外然皆粗魯膚淺一路諺云昏蟲

胆子大胆大有之權略則未也千里本鑽營一路人得失心多何有遠志 元順標局存衣箱數百口皮衣皆被日本兵拿去墊睡子厚頗吃虧萍三芸子亦不免芸不嗟歎可謂雅量 晚復雨止天將明又雨

芸子午往茂萱午後同來茂歸芸止宿

初六日八十一度午晴復陰午雨止一下芸歸 午後

茂萱來 石孫擬四條晦若來交之

初七日七十三度 陰三下小雨頗有寒意午九愚損庵先後來 石孫言羊肉胡同某親自京北來謂鑾駕二十日四下步至神武門上車二十八日在沙城